

印泥在传达印人情意时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印人风格端赖印泥显影。不知为何,印泥在整个印章创作中,却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也许这是印泥的制作流程、配方及产品的属性决定的,它的介质身份,无法和印章创作的个性化相提并论。今人在谈印章时,印泥往往被压缩,在历来谈印章的书中,也作为印章的附属一笔带过。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跟西泠印社的余正先生学印章。还记得第一次拿了自己的习作上孤山请教,余老师说,你要买一盒质量稍好的印泥,否则盖不出精神。我当即下山,来到西湖湖滨的杭州书画社。营业员看一个乡下小子六神无主的样子,便过来问我要买什么?我说买印泥。营业员瞧了瞧我,给我推荐了上海西泠印社的镜面,说是这个品种价廉物美,很多刻印的人都买,于是将信将疑买下。

我再次把习作寄给余老师时,得到了表扬,原先费力钤盖都不出效果的线条,赖好印泥钤盖效果大踏步向前。这一次后发现印泥的作用真不可小觑,领略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重要性。许多年后,我把这段经历,说与浙美书法专业毕业的陶钧兄听,他说,我们当时受同班从上海考过

来的徐庆华兄的影响,也用上海西泠印社出品的镜面,一用几十年,对“镜面”情有独钟。我去上海,必到福州路河南路的上海西泠印社门市部转转。2024年3月还由韦决、上官消波两位先生陪同去上西工场参观制作流程。一个从事印章创作几十年的老童生,有朝一日目睹印泥的制作过程,感慨万千。

其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是搅拌,现在已由人工改成机器操作,我没打听过,放入蓖麻油、艾丝、朱砂等物料后,要搅拌多长的时间才成印泥,推想要诸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过程时间短不了。印泥诸物完成融合的过程,与制作中国块状墨的情况相似,从前有“五百杵”,应该不是捣练的实数,而是指整个过程的千锤百炼。除了配方外,搅拌是印泥成形的关键。以我的揣测,既要保证诸物充分融合,又不能改变它们的物理性状,当中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不渗油,保证盖印后的印泥边缘质坚且干净厚实。这个看似不高的要求,做到极不容易。前年我在西泠购买的“镜面”,返京后钤盖,也出现渗油的现象,可见油泥结合的密度精度不太好把握。这个过程虽有机辅助力,怎样才恰到好处?依然要经得起使用的考验。

漳州印泥是印泥中的名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一位老朋友从福州回来,曾带回一盒漳州印泥送给我。印泥稀薄但朱砂色莹亮,一用之下,体验颇不

好,从此不再敢碰漳州印泥。印色一稀薄,无论是吴派雄浑一路印风,还是像赵叔孺那样精细一路印风,都无法钤盖出传神的印拓,出现朱文臃肿白文无端瘦身的现象,让使用者常生万般无奈之感。

陈从周的《梓室余墨》卷一里有一则讲到百年来印泥制作的流变及制泥代表人物:少时见杭州织造衙门造之印泥,质坚、厚重、色纯红,真所谓八宝印泥也。西泠印社吴石潜号称精制印泥,名潜泉印泥,其原料已逊,实则为漳州人曾竹卿制,曾稍变漳州旧法,色泽较鲜。由石潜出面经销,曾在出售后抽部分利润(原在漳州丽华斋)。吴昌硕喜印泥中略加洋红,色鲜艳,亦出其右手。吴死后,其子正平继其业(时曾某年事渐老,正平妻从曾某处得到制造之诀,遂弃曾某,仅供曾以薪金),兼以牟利,印泥质量日下。其后起者为友人方君节庵者,方为吴之西泠印社吴石潜子幼泉学生。其时西泠印社之曾某,因盛怒之下脱离该社。方遂约曾另设新店,经改进,所造者称节庵印泥,设宣和印社出售,方不幸早死,幸其弟去疾尚传其技(友人沈觉初云,曾某所制印泥掺猪油白蜡,但秘不宣人)。福建漳州印泥,名声籍籍,以泥色薄见长,但市上所见亦不甚佳。有张鲁庵者,擅漳州、西泠之长制鲁庵印泥,不门售,专为书画家制少量,则较名贵矣!碧寿轩徐寒光所制,在西泠之上,与宣和伯仲间,亦以鲜厚取胜。陈先生关心艺术史中的小种材料要人物的出处来历与后身传承交代得清清楚楚。他同时指出当时的海上艺坛,漳州印泥主要用于工细一路印风,而潜泉印泥适合用来盖豪放一路印风。不同

风格的印人用不同品牌的印泥,这个好像没有人提起过,我曾向几位名印人的后人求证过,也许问题过于微观,被忽略,大多语焉不详。印人们不说印泥重视印泥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我所知韩登安刻《西泠胜迹印谱》成,王福庵除了题赞,还送了一缸自用印泥助其拓谱。钱君匋刻成《长征印谱》,用的就是陈从周所说的鲁庵印泥,而司拓事的则是符骥良,名印人名拓手加上名印泥,《长征印谱》当然是印谱中的三美具。

写到这里,记起多年前北京画院出的白石印谱,印拓是新盖的,不知是印石经过清洗还是印泥选

择的问题,印拓效果干巴巴的,非常乏韵,大失白石印风豪酣淋漓的特征。我想这中间除了钤印者对白石盖印习性的认识,也一定有印泥的问题。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某日,与一位朋友说起各自的居所,竟然,朋友和我是隔壁小区,真的是隔了一道墙的小区。当年买房时,我去看过他的小区,他也到过我的小区,说不定我们还在售楼处见过面,交流过对两个楼盘的感受。

那是2001年。现在说起彼时买房简直是美谈了。2001年买房,不是先锋,也绝非有什么远见,完全是随大流,甚至还是盲从。同事朋友圈里买房的人多了起来,被鼓动了,跟着跟着就上了船。在我买房那年,上海大约会有几十万人签下了购房合同吧。先是把



大吉祥(中国画) 杨正新

好,从此不再敢碰漳州印泥。印色一稀薄,无论是吴派雄浑一路印风,还是像赵叔孺那样精细一路印风,都无法钤盖出传神的印拓,出现朱文臃肿白文无端瘦身的现象,让使用者常生万般无奈之感。

陈从周的《梓室余墨》卷一里有一则讲到百年来印泥制作的流变及制泥代表人物:少时见杭州织造衙门造之印泥,质坚、厚重、色纯红,真所谓八宝印泥也。西泠印社吴石潜号称精制印泥,名潜泉印泥,其原料已逊,实则为漳州人曾竹卿制,曾稍变漳州旧法,色泽较鲜。由石潜出面经销,曾在出售后抽部分利润(原在漳州丽华斋)。吴昌硕喜印泥中略加洋红,色鲜艳,亦出其右手。吴死后,其子正平继其业(时曾某年事渐老,正平妻从曾某处得到制造之诀,遂弃曾某,仅供曾以薪金),兼以牟利,印泥质量日下。其后起者为友人方君节庵者,方为吴之西泠印社吴石潜子幼泉学生。其时西泠印社之曾某,因盛怒之下脱离该社。方遂约曾另设新店,经改进,所造者称节庵印泥,设宣和印社出售,方不幸早死,幸其弟去疾尚传其技(友人沈觉初云,曾某所制印泥掺猪油白蜡,但秘不宣人)。福建漳州印泥,名声籍籍,以泥色薄见长,但市上所见亦不甚佳。有张鲁庵者,擅漳州、西泠之长制鲁庵印泥,不门售,专为书画家制少量,则较名贵矣!碧寿轩徐寒光所制,在西泠之上,与宣和伯仲间,亦以鲜厚取胜。陈先生关心艺术史中的小种材料要人物的出处来历与后身传承交代得清清楚楚。他同时指出当时的海上艺坛,漳州印泥主要用于工细一路印风,而潜泉印泥适合用来盖豪放一路印风。不同

风格的印人用不同品牌的印泥,这个好像没有人提起过,我曾向几位名印人的后人求证过,也许问题过于微观,被忽略,大多语焉不详。印人们不说印泥重视印泥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我所知韩登安刻《西泠胜迹印谱》成,王福庵除了题赞,还送了一缸自用印泥助其拓谱。钱君匋刻成《长征印谱》,用的就是陈从周所说的鲁庵印泥,而司拓事的则是符骥良,名印人名拓手加上名印泥,《长征印谱》当然是印谱中的三美具。

写到这里,记起多年前北京画院出的白石印谱,印拓是新盖的,不知是印石经过清洗还是印泥选

择的问题,印拓效果干巴巴的,非常乏韵,大失白石印风豪酣淋漓的特征。我想这中间除了钤印者对白石盖印习性的认识,也一定有印泥的问题。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四分之一世纪的寓居证书

马尚龙

周四周五新民晚报上的房产广告细细看过,还做笔记。周末冒着烈日,骑了火鸟助动车实地看楼盘,在面积、地段和资金三者中很吃力地寻找平衡点。

至今我还清晰记得去交首付的情景。那时候没有微信支付,只收现金。我从银行取了钱,不敢坐公交,像敌后武工队一样伪装自己,把钱藏在助动车后备箱里一路而去。在售楼处,把几十叠百元大钞拿出来,有生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真实的钱堆在眼前。

朋友说他亦是如此。我们彼此惺惺相惜。而后几乎是同一时刻,都一声感叹:25年了。

25年,正合四分之一世纪。年份一旦转换成“世纪”模式,就觉得久远和沧桑。感觉四分之一世纪要比25年来得漫长。

因为是新楼盘,业主在差不多时候相继搬进来,有新生集体报到的感觉。业主入住的年份,恰似这个小区的同龄人。而且业主皆是上海人,很少搬进搬出。相邻几十年,像是同一个鱼池中的鱼,各游各的。很多年后发现,小区的几代居民,几乎是同样的轨迹,完成不同的生命滑行。

25年前有多家业主是和老人共同居住。老人常在小区水池

边凉亭歇息。十年八年后,老人少去凉亭,常见到小辈们推着轮椅带老人去看病。再而后,常会见到某个门号外的通道,粉笔画了个圈,圈中有焚烧过锡箔旧衣的痕迹。

有白事必有红事。门铃响,一对中年夫妻,自报家门几零几,是为儿子或者女儿来送喜糖。谢过祝贺了,关了门却是想不起来哪个年轻人是他们的孩子。还是刚搬来时,同楼邻居的第三代小孩,在电梯里叫我一声爷爷,吓了我一跳。25年前,我还接受不了这个辈分。

小区人际关系不咸不淡。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即便是同楼邻居,也就是在电梯上彼此矜持说声你好和再会。看到他按了哪个楼层的电梯按钮,才想起人家住在几楼,但是很快又忘了。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有默契的边界感,互相的关系很是疏朗。

也有彼此热络的。小区的乒乓台,25年来一直是一帮爷叔的领地,排了队轮流上阵,还挑灯夜战。近来似乎乒乓球声稀疏了。向一位乒乓爷叔,爷叔讲,打乒乓球关节容易受伤,改为散步了。这位乒乓爷叔鏖战二十余年,已经是80岁过望。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小区家家各人各有各的递进。孩童成人,少年成婚,中年喜提旅游景点门票全免;老人则是在粉笔圈里告别。同一个鱼池中的鱼,会看得更加真切。甚至是物业的员工,有多位从有物业就在小区做生活,我们一直称呼小王小张的。前些日子有一个不看到了。一问才知道,退休回老家了。他也是同一个鱼池中的鱼。

当年是新楼盘,现在是老小区。入住时互相感觉很好,25年后一起慢慢变老。四分之一世纪过去,没有一家人家的团圆饭还是当年的原班人马,而是像拼板游戏一样,有些板块移除了,有些板块加入了。旧里有新,新中有旧。每天都一样的日子,装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漂流瓶里细细端详,每天都不同。

和朋友交流比邻小区的感受,回家后对自家小区更加留意。想起来刚搬来时,有两扇铸铁大门,从马路上看小区,很有庭院深深的气派。不知什么时候,被轨道铰链门取代,如今是栏杆门加刷脸。用是有用,好看是说不出的。幸好窨井盖还是当年的,月光下看得清楚铸有小区大名,还有2001年的标记。

我一只脚踏在窨井盖年份旁,手机拍了张照,作为自己四分之一世纪的寓居证书,收藏了。

风格的印人用不同品牌的印泥,这个好像没有人提起过,我曾向几位名印人的后人求证过,也许问题过于微观,被忽略,大多语焉不详。印人们不说印泥重视印泥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我所知韩登安刻《西泠胜迹印谱》成,王福庵除了题赞,还送了一缸自用印泥助其拓谱。钱君匋刻成《长征印谱》,用的就是陈从周所说的鲁庵印泥,而司拓事的则是符骥良,名印人名拓手加上名印泥,《长征印谱》当然是印谱中的三美具。

写到这里,记起多年前北京画院出的白石印谱,印拓是新盖的,不知是印石经过清洗还是印泥选

择的问题,印拓效果干巴巴的,非常乏韵,大失白石印风豪酣淋漓的特征。我想这中间除了钤印者对白石盖印习性的认识,也一定有印泥的问题。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梦回(外一首)
曹旭
梦回
少时鬓发已离家,
白首重回忆岁华:
清梦一生与水,
江南落尽海棠花。
三峡行记
岂向东风说落零,
猿啼峡月画图中。
狂言酒后何须了,
满袖春光下洞庭。



张家圣老师对无名作者的热情是一贯的。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创作,看了我不少作品,知道我跟《鲁迅先生与体育锻炼》一文作者一样,也是个农村中学教师,能写点东西,便很诚恳地向我约稿。稿子发表后有些好评,又把我叫到北京,腾出一间房,让我住下改稿。他给我讲《新体育》的办刊特点和稿件要求,还与我当面讨论稿子,现场修改。离京前他

为我去的地方。朱家父母带我看了他们自家搭建的小阁楼,那是朱建华睡觉的地方。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朱父说朱建华“小家伙人太长了,这地方又太小,他的长腿伸不直,晚上只能‘搭棚睡觉’(朝天屈膝而卧)”。

那年夏天,张家圣老师叫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座谈会,那次会上,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副总理万里和国家体委领导都来了。张家圣老师让我谈谈在上海的采访实际,我发言中有一段反映了朱建华家的那个小阁楼,引起了万里

同志和体委领导的注意。会后,张家圣老师让我写个书面材料。若干月后,我意外收到朱父来电,邀请我去他们家新居做客。原来,在中央领导关心下,朱家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朱父说:“小家伙再也不要‘搭棚睡觉’了。”

1984年,是朱建华的“多事之秋”。6月10日,他在德国埃伯斯塔特举行的国际跳高比赛中,以2.39米的优异成绩,第三次打破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这使他成为中国打破世界纪录次数最多的田径运动员。两个月后,在洛杉矶第二十三届奥运会男子跳高决赛中,他又以2.31米的成绩获得铜牌,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田径比赛奖牌的运动员。

按理说,朱建华取得中国奥运史上首枚田径奖牌,这不是一项了不起的业绩,然而,有些人并不了解这枚铜牌的分量,比赛结束后,竟对朱建华发起粗鲁批评;在上海,有些人还聚众攻击他的家人。张家圣老师知情后很重视,认为这种行为已超出对体育的无知,受到公众抵制是必然的。他鼓励我把这些记录下来,说,体育就是在这样的风波曲折中前进的。

上海有春天吗?也许有,但驻足欣赏的人,不是孩童,就是天使。对于一个行色匆匆的成年人,或者说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年人而言,上海的春天是猝不及防的。瞧!上班路上那树半开的玉兰,等不及再看两眼,就已被南风零乱。就像你在世纪大道地铁站不期而遇的惊鸿一瞥,连回眸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汹涌的人流裹挟而去。你或许想到了什么,于是,你站在茫茫人海中,踟躇不前,犹如站在那株绿叶满枝的玉兰树下,使劲地回想着昨天的满树繁花。

然而,你只能悻悻然向春天道别。你道别的不只是春天,还有春天的一切。这里不仅春天少得可怜,连秋天都形同虚设。一年四季,所到之处都有常绿乔木,时令水果、不败的鲜花、冰激凌店,拽着风筝的儿童,以及穿着迷你裙的太太小姐们。即便从时令上看,一过“五一”便入夏,一场秋雨便成冬。想在这里寻找“春”与“秋”的感觉,无异于春秋大梦罢了!

上海的春天一直长这样吗?至少在古代不是。比如元末元间诗人袁凯在《江上看花竹枝词》中就写道:“吴淞江上好春风,江上花枝处处同。得似鸳鸯与鸂鶒,对对往来

锦云中。”除了吴淞江畔,离城二十里的龙华,也是赏春胜地。据清代思想家王韬《瀛壖杂志》载,那里桃花盛开时,“一片霞明,如游武陵源”。而离城百里之外的秦望山,更是遍野春色待游人,清代诗人时光弼《张溪竹枝词》有咏:“野畦春暖日迟迟,秦望山头景物滋,田妇村童都结伴,桃花看到菜花时。”可见当时的上海,不仅懒洋洋地活在“春风里”,陶陶然处在“武陵源”中,甚至

可以“桃花看到菜花时”。同一座城,同一城人,为何今人对春的印象与感觉竟如此“淡漠”而“短促”?宛似峭春寒中的那株白玉兰。除了气候变化惹的祸之外,兴许同乡村建设、城市化,人们的生活观、自然观,甚至是审美旨趣的变迁等都有关系吧!

假如没有了春天的感觉,一年的快乐大约要减少四分之一吧!比如,吃茶时,很难联想到“春山谷雨前,并手摘芳烟”;吃老酒时,很难品味到“欢酌酹春酒,摘我园中蔬”;闲步时,很难体感到“拂花弄琴坐青苔,绿萝树下春风来”;伏案时,任你皓首穷经,著作等身,亦很难体会到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甚至连春眠时,你也很难感受到“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即便吃着春笋、春卷与春韭,甚至起一个叫“春”的名字,也完全是“初夏”的味道。

即便同样生在江南,却没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同样生在城市,却没有“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同样是轧马路,任你邂逅三千,也很难体会到“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同样相遇,一眼千年,却没有“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你只能在湿搭搭的黄梅天,撑着油纸伞,独自徘徊在那悠长悠长而又寂寥的青石板上。

猝不及防的春天,仿佛一个草台班子,又如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城市里讨生活的人们,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前世今生。他们如刀鱼般忽然来了,一转身又走了,宛如一树繁花,倏忽之间,雨打风吹去。只剩下达利的时间与夏洛克的一地碎银,静待下一场花期。

人是最容易忘事的动物,春天的美景却让一个山区少年永远无法忘怀。

为春天存档
责编:殷健灵

为春天存档
责编:殷健灵